

新闻提示：民国时期，泊头曾出版杂志《春草》，许多文人墨客、仁人志士在上面慷慨陈词。时间流逝，这本杂志也随之埋没在历史中。80年后，它又惊现于北京图书馆，发现者江浩曾任泊头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泊头市住建局党委书记等职。他发现，关于这本杂志，历史上鲜有记载。为了探寻《春草》背后的故事，他多方寻找，抽丝剥茧揭开了那段历史。

# 踏遍天涯觅《春草》

江浩

离开工作岗位之后，北漂18年，业余时间，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图书馆，因为北京的图书馆里常常会发现一些鲜为人知的资料。

在图书馆里，我偶然见到了一册民国时期泊头镇出版的《春草》。看到家乡的名字、家乡的杂志，顿觉亲切，也想一探究竟。

《春草》，我仅看到了它的创刊号，各处也没有与它有关的记载。回到泊头以后，我专门找到李继光先生出版于1990年的《沧州报刊史料》和出版于1993年的《沧州近代革命史记》，里面均没有提及《春草》。泊头市近些年出版的一些相关图书，例如泊头市政协的《大运河与泊头》历史文化丛书以及陈金升、杨金葆、范凤驰诸位先生的著作，也都没有讲到这本刊物。因此，笔者不揣浅陋，简单地介绍一下这本《春草》。

《春草》创刊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10月1日，编辑发行是“津浦路泊头镇春草社”，前面没有“河北省”“XX县”字样，而是迳冠以“津浦路”。它所刊登的小说《母亲》里有一句“因为同学E君乘晚车自津来校”，可见当时的泊头镇是津浦铁路上一个比较重要的站点，这也符合明清以来泊头镇是“津南一大商埠”的历史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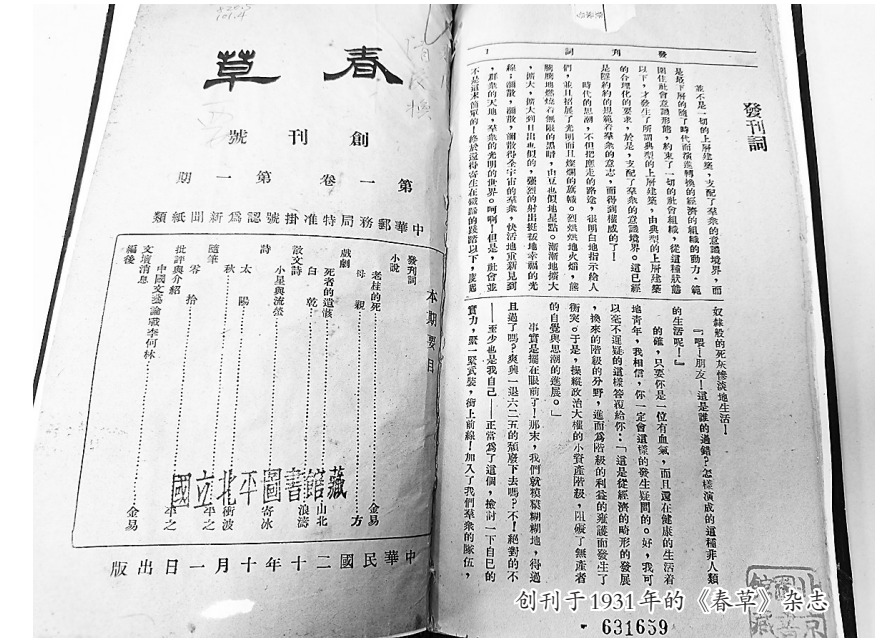
《春草》篇幅不多，连同封面仅有58页，内容包括小说、戏剧、诗歌、论文、随笔和文艺批评等。作者有金易、浪涛、平之、寄冰、山北、冲波等，显而易见都是笔名或化名。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办的这本刊物呢？

小说《母亲》里讲主人公F“赴P镇的n师求学”，以字母取代地名和人名是民国文学的一个语言特征，“P镇的n师”当即是位于泊头镇的九师。更为直接而明显的是，冲波的诗歌《太阳》末尾有“五·四·一九三一·抄于九师”，而霞的诗歌《野祭》也有“廿一，二，一九三一，于泊九”的字样；年之的《随笔》开篇就直言“我这几个随笔，原在九师月刊上发表过”。这说明，这些作者至少有4位以上属于九师的师生。

同时，戏剧《脱逃》的作者浪涛有“一九三一，二，廿八。于泊镇”之语，表明他即便不是九师的人，也是泊镇或其附近的知识分子。

那这些作者都是什么人呢？从它的《发刊词》里，可以窥见一斑。

《发刊词》开宗明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不是一切的上层建筑，支配了群众的意识境界，而是最下层的随了时代而演进转换的经济的组织的动



创刊于1931年的《春草》杂志

力，范围住社会意识形态，约束了一切的社会组织，从这种状态以下，才发生了所谓典型的上层建筑，由典型的上层建筑的合理化的要求，于是，支配了群众的意识境界，这已经是隐约约的规范着群众的意志，而得到权威的了。”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作者即便不是共产党员，也是研习过一段时间的进步知识青年。他下文高喊着：“啊啊！但是，社会并不是这么简单的！终于还得寄生在铁蹄的践踏以下，度起奴隶般的死灰惨淡地生活！”而且进一步明确打出了“阶级斗争”的旗帜：“这是从经济的畸形的发展的，换来的阶级的分野，进而为阶级的利益的拥护而发生了冲突。”

在《发刊词》的最末一段，作者阐述了他们办刊的出发点：“正当为了这个，检讨一下自己的实力，紧一紧武装，冲上前线！加入了我们群众的队伍，去做我们应做的工作去！有一分力量，做一分的工作，有一厘的力量，做一厘的工作！总之，要为了我们的群众，牺牲了自己，这才是，我们二十世纪青年的本色啦！”

随后的一段话，让我大概猜测出了办刊者的身份：“所以，在这种场合以内，我们爱好文艺的十几个朋友，受了衷心的驱使，为了血气的要求，就在这遥远的后方的一个村落里，联合起来了！”

和《发刊词》一样，《春草》所刊登的作品，绝大多数都充斥着对黑暗社会和反动统治的控诉与抗争。

例如小说《老桂的死》（作者金

易），讲述了“自从北伐成功，各县的县知事差不多都要换人，张五公……因为和他的军长很要好，所以就办了P县里的县知事……他处理案件唯一的办法，就是有钱的一边就可以得到胜利；捉到土匪的时候，有钱的就可以赎回去；更加卖赌等等的东西，不到5个月的工夫，就闹到了四五万元。他这时知道已经议论纷纷，恐怕不能再做下去了，趁这时就赶紧逃回家去。”而这个反动军官兼官僚家里盖房，老桂给他家推砖过桥摔死后，先是假惺惺的“我帮助你几块钱去给他买个棺材，我还不还我不要紧”，老桂死后仅两个月就上门逼债“我借给你买棺材的那几块钱，现在该还我了”“把你那二亩田抵押给我吧”。

再如寄冰的小说《战场》描写一个士兵在军阀战争中的心理活动：他七十岁的父亲在工厂里“为了要求增薪不得而罢工”，于是被工厂主“强加上一个共产党的名词”“害死在狱内”，他哥哥也因为暗杀“人民的公敌，帝国主义者走狗”B总督而被枪决。

面对剥削阶级的无耻剥削和残酷压迫，《春草》的作者们纷纷喊出了反抗的呼声。

冲波的小说《爸爸在雪天的牢狱中》和山北的戏剧《死者的遗骸》鼓动“要救我们一般的苦民，必须先联合这些惨苦同胞巩固团结”“把这村的农民，组织起来，那时一定能打倒他们”，诗歌《愿我》与戏剧《脱逃》更是直截了当地呐喊：

“杀，杀，杀！我要走到前线上去屠杀；

剥断资本家的膀腰斩掉统治者的头脑。”

“我们的世界必须再造。剥削我们的贼奴，压榨我们的汉奸，要把他们的头颅，一个一个地砸掉！”

不仅如此，他们还把矛头直接对准国民党新军阀：“许多在学生时代，高调独弹，夜郎自大的青年，一经社会这个毁灭人炉的铸化，即变为口唱革命而促短百姓生命的军阀，和宣传三民主义而实行杀民政权的政客”，这只差没有点名了！

在未署名论文《革命与头衔》中，作者毫不讳言：“现在全体被压迫的苦劳群众，已经在其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领导之下，结成了反政的总队伍，开始走着全反动统治阶级肉搏的斗争之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什么人？共产党啊！所以，《春草》这本红色刊物应该是很快就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摧毁了。

依其内容和出版时间，是在九师两次学潮之间。此时的九师党支部已有党员17人，还有一个党支部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到次年春天，发展建立了泊镇党团联合支部。《春草》，大约应该与他们有关。我翻阅了手头所有的资料，也没有任何人提起过这株为人民呼唤革命春天的“春草”。

为了这忘却的纪念，我觉得有责任让这株“春草”重沐新时代、新中国的春风。从而让大家了解，曾经有这么几位热血青年抑或是革命先驱，在沧州大地上培植过这株“春草”。

另外，在它的版权页上部，有一个第二期的《要目预告》，内容包含小说《蟋蟀》，诗歌《葬花》《还在渺茫如雾》以及继续刊登的戏剧《死者的遗骸》等。我抱着很大的希望到处寻找，从国家图书馆到首都图书馆，从北京一些高校图书馆到位于福州市的福建省图书馆和马尾图书馆，却始终没有找到。估计可能就是因为其内容的激进而一期便夭折了。所以，即使在泊头本地，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在追寻《春草》续期的过程中，又发现了解放前的几种“春草”：一种是1929年作为《新中华报》副刊在当时的北平出版；另一种是1936年在湖北沙市发行的春草文艺周刊；还有就是1947年浙江的《春草年刊》。但都与泊头的《春草》无关。

这样，踏遍天涯，能够介绍给朋友们的也只有这小小的一株“春草”了。或许，还能唤起知情者的回忆与共鸣呢！

## 河北百年百项重要考古发现公布

## 沧州7项入选

本报讯（杨静然 康学翠）12月24日，在2021年度河北省田野考古汇报会上，备受关注的河北百年百项重要考古发现正式揭晓，我市7项考古发现入选。分别是：任丘哑叭庄遗址、肃宁后白寺遗址、黄骅郭堤城瓮棺墓群、献县汉墓群、黄骅大左庄盐业遗址、沧州旧城遗址、黄骅海丰镇遗址。

这百项考古发现，时空框架广阔，涵盖了自旧石器以来直至民国时期整个燕赵大地上的重要考古发现。其中，旧石器时代6项、新石器时代21项、夏商时期19项、两周时期18项、秦汉时期8项、魏晋北朝隋唐时期13项、宋辽金元明清民国时期15项。

而我市入选的7项考古发现，任丘哑叭庄遗址代表新石器时代；肃宁后白寺遗址代表夏商时期；黄骅郭堤城瓮棺墓群以及献县汉墓群代表秦汉时期；黄骅大左庄盐业遗址代表魏晋北朝隋唐时期；沧州旧城遗址、黄骅海丰镇遗址代表宋辽金元明清民国时期。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重要指示精神，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和河北燕赵文化，深入回顾河北考古百年历程和成就，积极弘扬、宣传河北考古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和河北省文物局的部署，在河北省文物局的指导下，河北省文物考古学会组织开展了此次河北百年百项重要考古发现遴选推介活动。

评选活动面向河北有关古代人类、古代社会和古代文化的实物资料的重要考古发现，包括反映中国古代历史各个发展阶段涉及政治、宗教、军事、科技、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水利等方面历史文化信息的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方面的发现。

活动开展数月来，社会反响强烈，总共推选了150项入围项目。最终，经过权威专家遴选论证，严格按照地域特色、重大科学价值、重大社会影响以及在河北考古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等标准，评选出百项重要考古发现。

## 桨声帆影 讲述运河往事

本报记者 杨静然 本报通讯员 杨海利



青县城城南街，八旬老人陈家美茶余饭后总要到运河边走一走。他儿时生活在运河岸边，吃着运河的水长大，对运河有着深厚感情。他小时候和玩伴们一起在运河边玩耍，长大后在运河岸边读书、劳作，目睹了运河的时代变迁，后来成为青县二中的一名教师。

陈家美热爱运河，喜欢研究当地文史，从上世纪50年代，便开始搜集整理楹联、传说等民间历史文化，参与青县地方志的编写。运河远去的点点白帆对他而言，犹如席慕容笔下那悠远笛声里的乡愁，令人心驰神往。

1963年以前，运河水滔滔不绝，水上运输极为方便。在没有火车、汽车的年代，运河作为纵贯南北的大动脉，在交通运输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南方的丝绸，进贡的大米，所需的军粮，多通过这条河运输，因而人称运河为“御河”或“运粮河”。

陈家美说，青县城南二里的鲍家嘴村，紧靠运河且有河湾，便于泊船，因此就成了货运码头。当年一派繁荣景象，不大的村庄仅茶馆就有两个，卖吃食的摊子密布河岸，昼夜营业。本村居民多以船为生，成了青县水上运输的主力。

“鲍家嘴村当时主要有三姓居民，即刘、贾、徐三姓。刘姓户数最多，船也多。”陈家美说，刘姓居民的船多为集船。集船就是短途运输船，这样的船以青县为中心，北到天津，南到沧州，最近的往南到泊头。船从青县到天津5天一个来回。集船的代号为“旗”。当时鲍家嘴的集船有红旗、大黑旗、小黑旗、蓝旗、大花旗、小花旗。一旗为一只船，每只船可载重40吨左

右。姓贾的船多为随河船，这种一般是远途船，没有代号。船只较大，可载重五、六十吨。这类船带有小船，以防码头水浅，大船不能靠岸时，用小船卸货渡人。据说，这种船曾到过山东临清及其以南地区。

这两类船，船工人数多少不一，远途船每只最少十三人，多的话十六七人。小集船每只八九个人，大集船最多十四五人。行船时，除少数人管撑篙、掌舵、升帆、落帆外，大多数船工要轮流拉纤，拉纤时为了步伐一致，有人领着喊纤号。

陈家美说，船工有的是长期的，有的是船主临时雇用的。工钱的算法，按里程计算，35公里为一段，以此计算工钱。船工的生活，如果是远途船，而且逆水上行，每天吃四顿饭，热天喝三次水，主食是玉米面窝头，稀的是粥。解放后，船工的生活有了改善，晚间的粥改为每人半斤面的面汤，四顿饭两顿熟菜两顿咸菜，如果下行顺水，每天则吃三顿饭。

坐船的人可在不同码头上船，船票价钱按路程远近而定。辛亥革命后，从青县到天津的船票价格为大洋一元，当时20公斤一袋的面粉售价5元，也就是说，一张船票相当4公斤面粉的价格。如果是熟人或无钱买票的穷人，还可减价或免费。载运货物的价格，要看货物的数量和所占空间来计算运费。

从青县往天津的货物，多为果、瓜、梨、枣、粮、棉、蔬菜等农产品，从天津往回运的多是针、线、布匹、肥皂、煤油一类的工业品及其它生活用品。

“旧社会官、匪多如牛毛，船只时常遭劫。解放后社会秩序安定，生命财产才有了可靠保障。”陈家美说。

## 孟二庄第一党支部 薪火相传83年

本报记者 杨静然 本报通讯员 高 箫 李冠达

黄骅市羊二庄镇孟二庄村，村党支部旁，是一排土坯平房。走进进去，一群人在红色展牌前，或驻足凝望，或低声私语。随着解说员的讲述，几十年前那段战火纷飞的红色记忆愈发清晰、难忘。

83年前，一群仁人志士相聚在这里，建立红色组织，点燃革命星火。这里，就是位于羊二庄镇的孟二庄第一党支部旧址。

### 第一党支部的诞生

1938年10月，刚建立不久的冀鲁边特别区委派赵瑾生来到新海县（今黄骅市），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很快，在他的介绍下，韩道仁、辛曰让、杨洪才等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几位进步青年的思想在这里碰撞、闪光，建立了新海县第一个党支部——孟二庄党支部。

建立之初，党支部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有时在孟二庄小学，大部分时间则在堡垒户家中。后来，由于家庭原因，辛曰让不再担任党支部书记，年仅17岁的韩道仁成为第二任党支部书记。

党支部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党员。由于当时党的力量还很薄弱，党支部只能秘密工作。为此，韩道仁就以孟二庄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利用学校的有利条件，秘密开办了多期农民夜校和新文字研究会，对青年农民和知识分子进行抗日宣传和启蒙教育。并在县工委的帮助下，组建了新海县“中华民族解放先

队”。其他党支部成员也在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中积极宣传，不断吸纳成员加入。

除了发展党员，党支部的另一项任务就是侦察敌情和传递文件、情报等工作。当时，在羊二庄据点内，有一个日本翻译官和一个汉奸，他们为虎作伥，干尽了坏事，老百姓早已对他们恨之入骨。孟二庄党支部安排人员，秘密地杀掉了他们。

### 星星之火可燎原

1946年春天，黄骅县开展“双减”“双反”的农民翻身运动，翻身后的贫雇农分得了土地、房屋、牲口等。不久，一些运动中被斗的地主组织成立了“还乡团”，对百姓进行凶恶的反攻倒算，孟二庄惨案就是这个时期发生的。惨案造成3名民兵牺牲，多人负伤，孟二庄党支部也受到了重创。

当时的村干部碰头会上，很多人都泄了气，甚至有人提出解散党支部的想法。第四任党支部书记杜向明听了这些话，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他告诉大家：“艰难的抗战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咱们怎能遇到困难就退缩？”

最终，在党支部成员的带领下，村民们积极救治伤员，安葬了烈士，大家的心再次凝聚在一起。

当时，很多村的民兵组织都解散了，只有孟二庄村的民兵连还在坚持，不仅维护了村里的治安环境，也为后来的参军运动打下了基础。孟二庄也成为当时党组织早期活动的重要基地。

在他们的影响下，很多人加入了党



组织。孟二庄党支部也由建时的5名党员逐步发展到十几名、二十几名、三十七名……犹如一颗革命的火种，在黄骅这片土地上熊熊燃烧起来。据史料记载，黄骅县委1948年9月统计，全县党支部已发展到314个，共产党员总数达5222名。

### 不忘初心 薪火传承

如今的羊二庄镇孟二庄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大力传承、弘扬红色文化，让红色火种持续释放着光和热。

42岁的辛昌学已经连续3届担任孟二庄村党支部书记，他熟知第一党支部的革命故事，讲起来如数家珍。“现在，村里党员已发展到42名，大家定期开展组织生活，还进行党员先锋星评

选。”辛昌学说，在村庄建设、为民服务、慰问帮扶等工作中，党员们都走在前、作表率，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传承革命精神。

王广霞是村里建档立卡的困难户，他和儿子因智力障碍，家中缺乏经济来源。多年来，为了让王广霞爷儿俩的日子能够过得舒心，村党支部可是没少想办法——低保政策补助让他家有了基本的经济收入；党员们经常带着米面油等去家里慰问，帮助他解决生活里的困难……这两年，王广霞爷儿俩也搬进了新瓦房。

这几年，村里安装了路灯、硬化了地面、改革了公厕、畅通了排水……实现了“垃圾不落地”，村容村貌越变越好。孟二庄党支部的革命精神被一代又一代人传承下来，初心也在为民服务中熠熠生辉。